



# 40萬軍人兩次跨境抗戰 後人再踏足跡緬懷先烈

## 重走滇緬路 萬里新遠征



「新遠征軍」從雲南龍陵沿滇緬公路開啓新遠征。本報雲南傳真

### 深建基金會 助老兵「回家」

今年7月中旬，記者參加了一場特殊葬禮，流落緬甸70餘載的遠征軍老兵劉大江魂歸祖國，被下葬在昆明市金陵公墓的遠征軍園內。在葬禮現場記者見到了



深建基金會志願者劉雅馨(左)和遠征軍老兵林峰。本報雲南傳真

深圳龍越慈善基金會的志願者劉雅馨，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下，劉大江老人才得以魂歸祖國。

今年27歲的劉雅馨是貴州黔南人，因在緬甸留學的經歷與流落緬甸的老兵結緣。她告訴記者，2008年，基金會的負責人孫春龍在緬甸採訪時偶遇滯留緬甸已70年的遠征軍老兵李錫全，當時老人表現出的思鄉情切和不能歸家的無奈，讓人揪心，於是孫春龍發起的「老兵回家」公益活動由此開端。

#### 幫滯留老兵與家人團聚

「所有為國奮戰過的人都應該是英雄，不管他們是否堵過槍眼，是否流血犧牲，只要他們曾參與到那場戰爭，並未投降和逃離，就值得我們尊重。」劉雅馨介紹，截至2013年，基金會已幫助了40餘位因戰爭滯留緬甸、泰國、越南等地的老兵，與失散逾半個世紀的親人團聚。「他們已經等得太久了，我們應該帶他們回家。」劉雅馨說。

據悉，深圳龍越慈善基金會自2011年成立以來，已為上千名抗戰老兵提供了人道關懷。今年，基金會還多次赴緬尋找遠征軍的遺骸，劉雅馨表示，「不僅要讓活著的老兵回家，也要讓死去的英雄得到安息。」

經常會做惡夢。在慰安所的入口處，掛着一串日本人名牌，華正波告訴記者，牌子上那一個個日本名字其實都是中國的婦女，日軍把這裡的每個慰安婦都取了一個日本名字。「看到這些，總覺得很刺眼，心情莫名就沉重起來。」在華正波看來，這確實是一份煎熬的工作，要一再重複講解中國婦女曾遭受的暴行，但她說，「日本人的罪行不容否認，我的任務就是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悲慘的歷史，記住這段歷史。」

今年25歲的華正波，是一名董家溝日軍慰安所舊址管理員兼講解員。在偌大的四合院裡，平日只有華正波一個人上班。讓她恐懼的是館裡觸目驚心的圖片及實物。「講解時，我盡量避開血腥的圖片，讓觀眾自己去看。」華正波說，儘管自己對滇西抗戰的歷史和日軍的罪行耳熟能詳，但每次在這裡介紹完，心靈都會受到巨大衝擊，剛上班時，晚上

### 述慰安婦慘況 講解員受煎熬

整個滇西，日軍設有30多個慰安所，慰安婦800餘人。在雲南龍陵縣城老城區中心的小河邊，就有一座中國唯一



慰安所舊址管理員兼講解員華正波向記者介紹講解。李茜茜攝

### 境外搜滇西文物 館長曾被判刑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整個國家對這段歷史的重視讓人欣慰。然而在滇西，有一個人卻早已為抗戰歷史、抗戰



滇西抗戰紀念館內展示的抗戰文物。李茜茜攝

老兵奔走30餘年，他就是滇西抗戰紀念館館長段生旭。

#### 曾被判「間諜罪」

一進滇西抗戰紀念館，就被大廳三面牆壁上展示的1,003頂中國遠征軍頭盔所震撼，這些頭盔都是中國遠征軍與日寇廝殺時曾經佩戴的，有的頭盔上還有明顯的彈孔。30多年來，為了收集抗戰文物，段生旭無數次去到緬甸、印度境內，其間，段生旭還曾兩次被當地「判刑」，一次以「間諜罪」被判8年，關了18天後花錢贖出；第二次被地方裝

以「偷挖文物罪」拘禁，後來有熟人說情才給放出。段生旭說，「這些抗戰文物都是歷史最好的見證，如果沒有人搜集，它們就會漸漸地損毀、風化、湮滅，那麼我們的子孫後代就再無法這樣直觀地了解歷史了，是非常可悲的。」如今，段生旭收藏的11萬件文物全部典藏在位於騰沖縣的滇西抗戰紀念館內，紀念館分為七個展區，分別是抗戰後方、禦敵前線、怒江對峙等，向世人展示真實、客觀、觸目驚心的滇西抗戰歷史。

70多年前，40萬中國遠征軍兩次赴緬與日軍血戰，最終以傷亡20萬人的代價，將日寇趕出中國領土。戰爭的痕跡逐漸消退，然而歷史卻從未被人忘記。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銘記歷史，緬懷先烈。今年清明期間，一支由遠征軍後代、退伍軍人、畫家、學者等人士組成的「新遠征軍」隊伍，沿着滇緬公路再次遠征，他們踏尋先輩足跡，走訪慰問抗戰老兵，在緬捐建紀念碑，用行動賦予「新遠征」跨時代的意義。本報記者日前採訪了幾位「新遠征軍」隊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茜茜 雲南報道

來自湖南韶山的抗戰老兵後代謝文武是這支「新遠征軍」的隊長，他的隊員包括龍陵遠征軍雕像群作者李春華、中國遠征軍將領段國傑後代傅曉方、貴州畫家杜寧、浙江理工大學學生周上丁等10餘人。

#### 畫像籌善款 帶孫踏征程

「今天的和平是40萬遠征軍用鮮血換來的，至今仍有無數英魂長眠在中緬邊境莽莽群山中。70多年過去了，我們後人非常有義務和必要去祭奠、緬懷這些英烈。」謝文武介紹，「新遠征軍」從廣州到龍陵，再從龍陵到緬甸曼德勒，他們中有的為老兵畫像留念，有的為老兵籌集善款，有的熱衷幫助老兵尋親，每個人各司其職，賦予「新遠征」新的使命。

在「新遠征軍」中，隊員顏錦桐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這次遠征我帶上了3歲和7歲的兩個孫子，讓他們從小了解抗戰歷史，學會珍惜現在的生活。」顏錦桐告訴記者，他們家祖孫三代共9人一起重走了遠征路。

#### 替父祭戰友 彈孔依稀見

中國遠征軍將領段國傑的女兒傅曉方也是「新遠征軍」的隊員，重走父親走過的遠征路讓她感觸良多。「通過這次新遠征，讓我穿梭在那段歷史中，也讓我替父親祭奠了他的戰友。」傅曉方介紹，在近40天的遠征中，他們「頂着40度高溫酷暑長途跋涉，每天行車6至9小時」，去到了緬甸同古戰役、仁安羌戰役、臘戍戰役等中國遠征軍重大戰役的戰場遺址。

傅曉方告訴記者，在緬甸的東吁火車站，至今還能看到當年同古戰役留下的彈孔。「其中一條鋼架上的彈孔有十七處，閉上眼睛彷彿能聽到穿越時空的槍炮聲。」當「新遠征軍」來到緬甸北部的邊關城市臘戍時，傅曉方心情非常激動，因為這是她父親戰鬥過的地方。傅曉方的父親段國傑是時任遠征軍11集團軍76師228團團長，曾參加淞滬戰役、滇西緬北反攻戰等戰役，因赫赫戰功，被國民政府授予三等



在緬甸的東吁火車站，至今還能看到當年戰爭留下的彈孔。本報雲南傳真

雲塵動車，晉陞少將軍銜。

#### 展廳成倉庫 捐建紀念碑

此次遠征途中，傅曉方還和隊友們走訪慰問了20餘位抗戰老兵。傅曉方介紹，這些老兵中最大年齡已102歲，他們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見證者。緬甸東吁唯一在世的遠征軍老兵翁裕邦老人，由於年歲已高患上了老年癡呆，當傅曉方試圖和他交流時，老人突然有感應地大聲說：「我是中國人，我打過日本兵。」讓她熱淚盈眶。

傅曉方介紹，目前在緬甸生活的華裔約有200萬，他們「新遠征軍」隊伍還在緬甸華人孟裕華的玉石商舖參觀了關於遠征軍的私人展廳。原來孟裕華的父親曾在遠征軍情報部門工作，他父親生前多次囑咐一定要去野人山尋找收集遠征軍留下的遺物，說總有一天中國會有人來找的，孟裕華一次次跑野人山，經過多年努力，他從野人山等地搜尋了千餘件文書、照片和實物，設立了展覽室。

令傅曉方遺憾的是，在緬甸東吁唯一的一座中國遠征軍紀念碑，原來的紀念館展廳如今卻被佔為倉庫，「我很心痛，遠征軍紀念館不能發揮它緬懷、教育、傳承的作用。」傅曉方說，他們「新遠征軍」將在這裡捐建一座4米多高的中國遠征軍與盟軍《共同的勝利》紀念碑群雕，來緬懷先烈。

## 創作雕塑群 冀銘記歷史

坐落在雲南龍陵的中國遠征軍雕塑群的作者李春華也是此次「新遠征軍」的隊員，他曾在遠征雕塑群的最後方，塑立了一個司號兵。李春華說，這個司號兵代表了他自己，他想用自己的行動，讓更多的人來關注和銘記這段歷史。

### 402塑像組12方陣

由李春華創作的遠征軍雕塑群佔地約17,500平方米，由402座單體雕塑組成，按真人1:1.2的比例塑造。雕塑群分為駐印士兵、娃娃兵、在世遠征軍老兵等12個方陣。談起創作雕塑群的初衷，李春華說，「一個國家，只有正視和尊重歷史，才會變得更強大。」

「抗戰勝利70周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在這特別的日子裡重走遠征路，踏尋先輩的足跡是非常有意義的。」李春華將再次設計此次「新遠征軍」在緬捐建的紀念碑。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李春華還為雲南保山的南橋機工翁家貴親手雕塑了名為「最後的南橋機工」的塑像。他介紹，雕塑今年8月15日在畹町橋邊安裝，寓意等待遠征的戰友回家。

### 保西南後方 打通「生命線」

中國遠征軍是1942至1945年為保衛中國西南大後方、滇緬公路和重新打通援華抗戰物資「生命線」而出征滇緬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雄部隊。

從中國軍隊入緬算起，中緬印大戰歷時3年零3個月，中國投入兵力總計40萬人，傷亡20萬人，中國遠征軍以巨大的犧牲換取了自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征戰的徹底勝利，對亞洲太平洋戰場和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立下赫赫戰功。

在緬甸東吁的中國遠征軍紀念碑。本報雲南傳真